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

——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复 旦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张国良 黄芝晓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编 委 会

- | | | |
|-----|-----|-------------------|
| 顾 问 | 燕 爽 |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
| | 丁淦林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
| 主 任 | 张国良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
| | 黄芝晓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
| 副主任 | 李良荣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
| | 张骏德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
| 编 委 | 陆 晔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
| | 廖圣清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
| | 韩 纲 |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

作者简介

-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宁树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朱光烈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 李少南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
- 李 彬 清华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 陈力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 陈卫星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 陈韬文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吴文虎 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
- 吴予敏 深圳大学传播系教授、系主任
- 孟 建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 张咏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张骏德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 赵玉明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 祝建华 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教授

- 邵培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 殷晓蓉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黄 旦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 韩 纲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 廖圣清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魏永征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说明:按姓氏笔画排列,职称、职务均为与会时状况)

目 录

序	张国良	1
I 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		1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其与传播学的 关系	宁树藩	3
试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	张骏德	16
展望新世纪的传播学研究的教育	陈卫星 赵玉明	23
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陈力丹	39
视野、创造与境界 :关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一些 个人感悟	朱光烈	44
传播学知识论三题	吴予敏	71
传播学研究及其中国化 :谈传播学在中国的三个 阶段、三个流派及三个面向	李 彬	84
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思考	廖圣清	92
差异与融合 :从中美高校专业划分与课程设置看		

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传播学三者之关系

..... 韩 纲 111

传播学在中国的一些观察..... 李少南 125

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

本土化的张力处理..... 陈韬文 146

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国际经验:个人学术训练与机

构奖惩体制的影响..... 祝建华 157

II 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 171

法轮功与互联网..... 方汉奇 173

试析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网络传播研究..... 张咏华 192

网络传播与中国传播学面临的三大难题..... 殷晓蓉 218

全球化和我国大众传媒的整合与兼并..... 吴文虎 233

当前新闻改革的一条底线..... 魏永征 242

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邵培仁 257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

研究历史的解读..... 黄 旦 266

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

播理念的诠释..... 孟 建 280

序

张国良

新世纪第一年的岁末,来自全国 10 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
30 多位专家学者,相聚复旦,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

其意义何在?

第一,这是由中国(大陆,下同)高校传播学界主办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研讨会的开端(今后将每年一届持续下去),她不仅为促进国内交流和学术繁荣所必需,也为加强海外联系及扩大国际影响所必需。

第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科正在走向成熟;其成因至少包括:时代(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急迫需求、国家的大力扶持(例如最近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先后建立)以及全体同人的不懈努力。

第三,这同时意味着,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和教育力量,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学科建设的总体水准还不尽如人意,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极其丰富、多变的传播实践，急需大量优质的理论成果和运作人才，如此，传播学界就更显得任重道远了。

也正因如此，本届论坛的主要议题即设定为：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如何切实有效地加强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

围绕这一主题，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奉献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和成果，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观照了中国传播学科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提出了众多真知灼见，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时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概括起来，较为集中的认识和意见可大致整理如下。

一、面向世界

对中国来说，传播学本是源自海外的“舶来品”，也可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时至今日，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固然已几乎没有人会同意闭关自守，也几乎没有人会主张生搬硬套。但事实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似还未给出明晰的答案。

换言之，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活动及成果，要不要面向世界、与国际传播学界接轨？陈韬文、李少南就此展开了颇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强调中国学人一定要瞄准世界学术前沿，注重理论贡献，追求理论突破，惟此才谈得上赶超世界先进，形成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良性互动；祝建华则另辟蹊径，以国际核心期刊所刊登论文数为测量指标，对各国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及其机制，进行了首创性探索，深具后迪意义。

二、服务中国

面向世界、追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当然是服务于中国人民大

众的利益。如李彬指出,学界一定要瞄准中国现实需要,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这不仅关系到研究目的之达成,而且直接关系到研究质量之优化(即构成本国特色和创造性的源泉)。

三、完善方法

古谚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中国传播学领域,完善研究方法,以期尽快改变相当普遍存在的非科学化、非规范化现象,已是当前之急务。如果说,早年以引进、介绍为主,方法问题相对还不是很明显,则现今要转向以原创性研究为主,这一问题就格外突出了。不夸张地说,它事实上构成了阻碍、延迟中国传播学脱离初始状态、走向成熟的一大“瓶颈”,亟待重视、解决。对此,陈力丹、朱光烈发表了富有建设性的精辟见解。

四、扩大领域

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界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宽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

鉴此,宁树藩、张骏德通过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演进,比较两者的异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吴予敏从知识论的角度,梳理、反思传播学科与社会控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关系,读来发人深省。另外,方汉奇、张咏华、殷晓蓉、吴文虎、魏永征、邵培仁、黄旦、孟建,分别就互联网、全球化、媒介产业、媒介生态、新闻

专业主义、视觉文化传播等议题，展开精当的论述。这些探讨本身就是拓宽学术视野之举，并程度不同地涉及学科建设问题，丰富了我们的认识和思考。

赵玉明、陈卫星、廖圣清和韩纲，则针对教育层面的欠缺，提出既富有战略性，又颇具可操作性的观点和建议。由此使人顿悟：诸如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分配、教学与科研的互动等问题，无疑都到了应从速提上议事日程、认真加以规划并予以落实的关键性时刻。

五、充实队伍

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过，它不可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同以上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即，在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培育、锻炼人才，反过来又依靠人才推动教学和科研乃至整体学科建设。

六、争创一流

归纳以上各项，可总括为：中国传播学界要争创世界一流！诚然，这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可能要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艰辛劳苦。但无论如何，中国学人应抱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确立这样的长远目标。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共创大业。

不言而喻，以上概括只期起一提纲领的作用，而远未尽述各位专家学者宏论的精华，欲知详细，敬请阅读本书所收各篇华章。

最后，不能不提及的是，本届论坛的成功举行，有赖于全体与会代表、复旦大学领导、文科处、新闻学院和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全体师生员工的鼎力支持及热情参与。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文科处处长周斌、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出席开幕式并欣然致辞；上

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戴元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良荣,虽未及提交书面报告,但即席发表了精彩议论;另外,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朱立为论坛发来亲切贺信。在此,一并致以衷心谢意。

2002 年 2 月

I 探讨中国传播学 的学科建设

从新闻学在中国演化的历史审视 其与传播学的关系

宁树藩

对于传播学,我无系统研究,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能讲的话不多。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新闻学,近年我在治中国新闻史过程中,对它的形成、演化及其特色,倒有一些思考。这些认识对论题尚有不少联系,写出来对活跃论题的讨论,也许还有些意义。这些想法很不成熟,恳请各位多加指教,以便整理修改。

—

新闻现象的出现,已很久远了,“新闻”一词出现也比较早。可是,长期以来却未见有人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只感觉它,而不理

解它,这和文学是大不相同的。原因值得探讨,不过这里暂不置论。

“新闻”之进入人们的研究领域,是在近代报纸兴起以后的事。在长长的中国古代报纸(邸报)年代,还没发现有人作过这类研讨。我们知道,古代报纸上所登皇帝谕旨、大臣奏章和宫门抄,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起新闻传播作用。而皇帝之颁发谕旨、大臣之写拟奏章,头脑中并无新闻观念。而记录宫廷动态的宫门抄,实是朝廷史官的存史活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古代报纸并非新闻纸。而近代报纸,是在社会有了急剧发展,对新闻信息有了广泛需求之后应时而起的。它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把新闻的功能、作用和影响空前地扩大。这样,新闻就从原来人们在生活中习以为常、平平凡凡的现象,一下提升为众所关注、左右社会变动的重要力量了。

我国人民对新闻的探讨,就从这里起步了。可是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随同近代报纸进入人们研究领域的,不只是新闻,还有一大串相关的各类其他社会现象和问题。它们的一大特点,都是环绕报纸这一中心而呈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报纸的性质、作用、功能和影响等。属于现在所说的媒介学。当时还常出现报纸与书籍、与期刊、与学校等等的比较研究。

(二)报纸所载内容。新闻是这部分主要的、不可少的成分。言论也是重要研究对象,有时受到比新闻更大的关注。此外,还有文艺作品(副刊)、广告等。研究内容多元化是 its 特点,这种多元化还会随时代发展不断增强。就是说,远非是新闻的独家天下。

(三)报纸工作和报业经营管理问题。这涉及报纸的编、采、写、发行和报馆的体制、组织、管理以及企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以上三个方面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沟通的。

怎样概括更切合实际,自可斟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上述众多的研究问题中,新闻只是其中之一。它的作用有限,不能统率各方使之成为一体。细察上述三个方面,能发挥这一作用的只有“报纸”。

当时有关论述都是环绕‘报纸’进行的。

二

请看历史事实。

第一篇文章出现于 1834 年,至 19 世纪末 60 余年间数量繁多,呈日盛之势。总数尚无统计材料,估计当有数百篇之多。引人注目的一突出现象,就是所看到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以‘报’(或‘新闻纸’)为题写作的。选录若干篇于下,以供参阅。

《新闻纸略论》:载 1834 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邸报有别于新报论》:载 1872 年 6 月 8 日《申报》

《论新报体裁》:载 1875 年 10 月 8 日《申报》

《论新闻日报馆事》:载 1875 年 1 月 24 日《申报》

《论中国终当盛行新报》:1876 年香港《中外新报》

《报馆之益》:载上海《万国公报》

《新报论事宜慎重》:载上海《万国公报》

《说报》:载 1893 年 3 月 23 日汉口《字林汉报》

《报馆考略》:载 1895 年北京《万国公报》

《论日报渐行于申土》:王韬,见《弢园文录外编》

《日报》:郑观应,见《盛世危言》

《报馆》:陈炽,见《庸书》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载《时务报》

《报章文体说》:谭嗣同,载《时务报》

《新闻纸论》:花之安,见《自西徂东》

《论报馆》:李提摩太,见《新政策》

这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但反映总的倾向。所有这些文章都如上所说,是以‘报’为题写作的。关于新闻,有的是在文中作为问题之一加以论述,有的则不涉及。研讨新闻的专文尚未发现。不错,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有‘新闻篇’专节,可是所写的依然是报纸。

还要提醒注意,在 19 世纪 60 多年间,所有这些探讨,还未发现将其作为一种学科对待,无意从理论上作系统概括。可以说还是‘报论’,还未提升为‘报学’。连‘报学’这个词儿,当时还未出现。我是在 1903 年《万国公报》上一篇介绍美国纽约《报学专科之创立》一稿中,首次看到‘报学’一词的。

三

进入 20 世纪以后,情况大变。过去写的是一篇篇文章,现在则纷纷出书了。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变化,就是原来的文章都是以‘报’为题,而现在所写的书,纷纷以‘新闻学’为名了。在 1989 年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有关解放前专著、教材部分,所收录的书共 58 种,其中以‘新闻学’命名的占 48 种。选录

于下：

《新闻学》(中译本)：〔日〕松本君平，1903 年

《应用新闻学》(中译本)：〔美〕休曼，1913 年

《新闻学》：徐宝璜，1919 年

《应用新闻学》：任白涛，1922 年

《新闻学总论》：邵飘萍，1924 年

《新闻学撮要》：戈公振，1925 年

《最新实验新闻学》：周孝庵，1930 年

《基础新闻学》：李公凡，1931 年

《新闻学概要》：黄天鹏，1934 年

《实用新闻学》：谢六逸，1935 年

《新闻学概论》：孙怀仁，1936 年

《战时新闻学》：任毕明，1938 年

《综合新闻学》：任白涛，1941 年

《新闻学集成》：管翼贤，八册，1943 年

《新闻学讲话》：恽逸群，1949 年

由写文章到写书，显现出一种重要倾向，即要把原来的那些论述提升为一门学科对待了，内容也比原来全面、系统化了。不过，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今昔相较，发现现在研究所涉范围，仍然不脱本文开头所列三个方面，所论仍然是环绕‘报’展开的。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报学’，而要冠以‘新闻学’的称号呢？对于这样一大疑问，当时和后来似尚无人说明。这里，我们只好妄加推想：或许是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带来的影响；或许是考虑到，既然是一门学科，就有建立理论体系的要求，相比之下，感到‘新闻’内涵丰富，有较大的理论活动空间，而‘报’只是